

东樵意韵
丛书

浮 罗 翁

毛锦钦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东樵意韵
丛书

诗章罗浮



YZLI0890113243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意图/毛锦钦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1. 5

(东樵意韵丛书)

ISBN 978 - 7 - 81135 - 877 - 3

I. ①诗… II. ①毛…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1600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2.125

字 数：124 千

版 次：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5 月第 1 次

定 价：39.8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

郭小东

穷诸诗性觅罗浮 ——序毛锦钦《诗意图罗浮》

面对这本书的作者，或者说品读作者这些叙说罗浮的文字之后，我想至少是我，关于罗浮，已无话可说。似乎关于罗浮的一切，都已然为作者说尽。尽管我知道，对罗浮，作者尚有许多话要说，他还将继续为我们叙说他的罗浮，继已经出版《问道罗浮》、《仙境罗浮》和即将出版的这本《诗意图罗浮》之后。

我惊叹的是，一个人，和一座山，如何有这么多的对话？如何有这么绵远的关于一座山的思绪？他和罗浮一起，经过几千年的穿越，而一点也不感到疲倦——文化与文明的疲倦，却依然矍铄，更深入地进入罗浮的内心，把一座山的神秘、活泼和沉淀呼唤出来，让世人惊羡于它原本藏匿着的沉默着的灵魂，原



来是如此的悠远与生动。

在当下的广东，似乎还没有学人，像本书作者毛锦钦一般，执著地沉迷于故乡与童年的山水，把解读神山圣水，当作自己毕生的文化追求，孜孜不倦地把玩着、精研着，然后捧出一本本关于罗浮的书。

这些书写得大气，雅致，尽收罗浮物事风习，有精微的历史考据，沉静的时间梳理，丰满的知识撑持，充沛的宗教精神。有一种虔敬的伦理，一种神明的叩问，同时人文化成，修葺出道脉源远流长，道宗清晰有序的罗浮；穷诸彼时彼地的时政得失、人事臧否，诸神密语幽藏的罗浮。

细究作者，并非历史学的专业人士，而是有过新闻电视兼顾文学方面的工作经历，主业还是行政官员，现还在任上。可是他文化之心拳拳，对罗浮的文化破解和本土文化的建设如弦切切。毛锦钦的作为，更为权重的，自然还有别的价值。而眼下有些官员，对学问大有嗜好，却缺失本真的文史修养，为官一方，对其文事，却如游鱼走鲫，如蜻蜓点水。套用文学批评史术语，说得含蓄轻曼一点，叫做重文轻质，亦即重形式轻内容。若身陷罗浮，亦将视为无物。

毛锦钦将这几年诉之罗浮的系列散文结集，命名为“东樵意韵丛书”，分别以“仙境”、“问道”、“诗意”等，诠释演绎着全新视野里的罗浮，贯通融出与西樵遥相呼应，同本同源的岭南文明。他诸集中的罗浮，可谓是在诸神合唱之中簇拥而出的圣灵。在“仙境”与“问道”之后，氤氲着大地与星空之太息的罗浮，如贤达如上善者，诗意地栖居。罗浮也作为道法自然的人，或说人作为道法自然的罗浮，合体而为东樵山峦的樵夫，在时间的绵远中自如地穿行。这是罗浮对人的关照，也是人诉之罗浮的理想。毛锦钦的文章，让读者进入了这样的仙境，而问道、而诗意地存在着。这就是毛锦钦散文的意义群所彰显的魅力。

与一般的所谓文化散文、学者散文不同的是，在毛锦钦的文章里，罗浮的历史与现状，是处于人文包围与建设之中的。而人与自然的相得益彰，互为因果，人文化成，是罗浮正大光明、延衍生息的根本法则。

《问道罗浮》集中研究、铺陈、讲述同时生发道教之于罗浮的脉络，从发生发展到高潮的存在之间，历经了几千年的沧桑异变。它之形胜，之钟灵毓秀、之岭南文化涵泳，是自古以来，无数贤德君子，圣人智者乐于斯的滋养，是在中国民间最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包裹与挟持中，自然而然地诞生并渐次丰盈超脱、自成一体且傲然于世的品格。它既立根于中国文化的根柢道教，又充分地延展伸张了道教中最为自由最为虚无的力度。这种解读罗浮的主体思想，使毛锦钦的散文既有一种智者的天启，又是一种铺陈排序的朴质。他的文气并不气壮如牛，往往从史实出发，娓娓道来，在客观的叙事中，把无数湮没的陈年旧事，以一种文学的方式，予以智慧的略带学术判断的议论，绝不虚浮而是引经据典，老老实实地铺排开去，既叩问且释疑。既为读者和研究家们提供了大量的文史线索包括资料，又不失独立的学术品格和向学的特立精神。这几成他文章的基本立场。他所有的散文作品，几乎都可以寻找到这样的潜伏，那就是恪守出于老子的千古密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在宇宙精神与哲学认知上，自觉笃守这千古密语所耗散辐射之无穷无尽的灵异触须。这触须所到之处，衍生着关于罗浮的一切因缘和万物生成，包括人文精神的造化。凡是进入毛锦钦散文视野的罗浮物事，无不超越罗浮的历史时空，超越罗浮的形而下状况，而获得一种高远高蹈的精神感应和遥渺的时间审视。

称道毛锦钦，首先他关注的是罗浮文化与人的关系，也即自然生成与人的关系，说白了就是人文化成的奥秘。在《问道罗浮》和《诗意图罗浮》中，他着重描述的是古往今来与罗浮共生共命的历史名人，他们打造罗浮的同时，也锻造了罗浮仙山。在《问道罗浮》“前言”中，毛锦钦梳理出了各朝各代相关罗浮的名人及其文事功绩，包括学术建树和精神资源。从秦代的安期生、桂父、霍龙，到汉代的朱灵芝、阴长生、华子期、东郭延年、左慈、葛玄、郑隐；从魏晋的鲍靓、葛洪、东野人，到唐宋的苏元朗、轩辕集、陈楠、白玉蟾；从元明的徐子明、梁可澜，到清代的曾一贯、杜阳栋、李明彻、陈铭珪等等，他们都在罗浮修炼并留下文化履痕。至于陆贾、刘禹锡、苏轼、杨万里、



汤显祖这些古代文坛大家，对罗浮更是思之慕之，留下千古诗文。是这些名人塑造了名山，堆积起罗浮的文化高峰；又是这名山高峰，培植了更多更为丰厚的文化名人。罗浮正是在这样互为因缘的法则中，被一点点推簇到众山之巅的。

欲谈《诗意罗浮》，就必然不可忽略《问道罗浮》中，那篇长达数万字的长篇散文，或当作学术论文来读也未尝不可。这篇叫做《仙风道骨 成就卓越》的散文，系统地讲述了葛洪的学术思想和知识谱系及其成就贡献。这位著述宏富，生于1700年前的道人，据毛锦钦所述，至今留下可以确信为他所著的典籍至少有四部：《神仙传》、《抱朴子内篇》、《抱朴子外篇》、《肘后备急方》。对抱朴子的描述与研究，奠定了毛锦钦之于罗浮的文化认知和哲学见识。可以说，只有在这个文化底蕴上，《诗意罗浮》的立论与立意方可成立并发扬光大。作为一种处世与治学的思想和方法论，它直接地牵围着《诗意罗浮》中讲述的民间生存状况及文化衍化。

集中22篇散文，分别讲述了与罗浮仙山有关的民间物事，包括器物与风习的生成与传播。作为一种民间生活方式自然也包含思想方式，在民间的诗意图生存，尤以所引道家葛长庚词为甚：“满洞苔钱，买断风烟，笑桃花流落晴川。石楼高处，夜夜啼猿。看二更云、三更月、四更天。细草如毡，独枕空拳。与山麋、野鹿同眠。残霞未散，淡雾沈绵。是晋时人、唐时洞、汉时仙。”洞天福地，魂断时空。这种宽阔的精神视阈，这种容天涵地的广袤胸怀，这种对生命和人生持实存又虚无的情操，几成毛锦钦散文的一种风度，它造化了罗浮，又得益于诗人睿智放达、无疆无羁的情性。

《诗意罗浮》就是在这样的开台锣鼓及其所由的诗性理想中展开。凡“罗浮鼓韵”、“药池仙影”、“罗浮狮舞”、“古窑沉思”、“神奇，仙山龙脉”、“古树余思”，不一而足，篇篇都满溢着毛锦钦对罗浮诗性存在的冥思和想象。而这一切都源于毛锦钦此前早已铺垫夯实了的文化机缘。

“青铜与金丹、木与果、瀑与水、灯与火、土与陶的交相融合而绘成的五

彩罗浮山，犹如一个美丽的女人，她穿着五彩斑斓的衣裳，带着沧桑，带着微笑，带着‘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的伟大思想，从远古走来……”毛锦钦的这段话，就当作是他对自己作品的自觉吧！

是为序。

2011年5月1日

(郭小东系著名文学评论家、小说家，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民族学院副院长)

前 言

走进罗浮山，宛如走进一个色彩斑斓、琳琅满目的万花筒，这精彩诠释着岭南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

《诗意图罗浮》是散文集《仙境罗浮》的姊妹篇。如果说《仙境罗浮》展示了罗浮山的自然美，是一幅绚丽多彩、情景交融的画卷；那么，《诗意图罗浮》则描写了罗浮山的人文美，是一部婀娜多姿、含蓄隽永的诗篇。两书从不同的视角充分展示了罗浮山的自然景观之美和人文历史之美。

《诗意图罗浮》由 22 篇散文组成，以记叙、游记等手法，记录了罗浮山的宗教文化、历史文化、养生文化、饮食文化、旅游文化和生态文化。本书以罗浮山人文景观为线索，串起一系列传说、历史事件，以小见大，由景及人，叙事说理，每一篇都充满了对罗浮山的深情，对罗浮山的厚爱，对罗浮山的感悟。

目 录

序 / 1
前 言 / 1
诗意图浮 / 1
图浮鼓韵 / 11
药池仙影 / 19
图浮狮舞 / 24
古窑沉思 / 31
道在心中 / 39
横岭幽梦 / 47
图浮“海”韵 / 57
鲍姑倩影 / 68
仰望图浮 / 77
坚守年味 / 83
古观残梦 / 89
图浮晨韵 / 107
古树余思 / 112
图浮春牛舞 / 117
飞舞的绿道 / 124
她, 从远古走来 / 129
神奇, 仙山龙脉 / 144
五色, 图浮之彩 / 151
飘香, 图浮桂花 / 161
夕阳, 图浮更美 / 168
萧森, 仙踪神韵 / 175
后 记 / 182

诗意罗浮

这是一座仙山，禅宗道教，在历史的长河中铸就了厚重的宗教文化。

这是一座文山，文人墨客，在峥嵘的岁月里留下了深沉的诗情画意。

一首首诗篇，一幅幅画卷，绚丽多姿！

当你走进罗浮山，仙风拂面，仙境迷人，神秘和凝重的宗教氛围伴随着你，那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文化气息扑鼻而来。那令人瞩目的诗、词、赋、铭、联、画，汇成了罗浮山





灿烂的人文景观。仙山文化、宗教元素和诗情画意交相辉映，令游人展开遐想的双翅。

我一直以为，美在空与灵、远与近、似与非似之间，罗浮山的美正恰合这种景致，更加重了这种美的程度。其“有仙则名，有龙则灵”的仙境，为罗浮山的“出身”营造了高贵的神圣血统。“八仙风流游罗浮”、“安期神女醉酥醪”、“地行仙逍遥名山”、“仙姑下凡闹罗浮”等神奇和空灵的传说，虽是荒诞不稽，但这些从远古走来的神话和故事，为素有“神仙洞府”之称的罗浮山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司马迁在《史记》中，第一次提到罗浮山就是“名山五千，五岳坐镇。罗浮、括苍辈十山，为之佐命”，这是“罗浮山”的名字第一次进入国家的典籍。

罗浮山自古就被称为五岳之后十大名山之首。《后汉书·郡县志》载：“博罗有罗山，以浮山自会稽来傅之，故名罗浮。”清代屈大均有诗曰：“浮山泛海自东来，嫁与罗山不用媒。合体真同夫与妇，生儿尽作小蓬莱。”罗浮山有432峰，是“罗浮”这对“夫妻”的432个儿女，山上有峰，峰中有山，山峰相连、相叠、相衬，以达无极的境界，这更能为道教所推崇。中国道教在这里得到了发扬光大。

罗浮“道”之渊源。罗浮山道脉源远流长，罗浮山的道教遵奉于老子，其两千多年的道教历史，铸就了岭南道教祖庭。从秦代的安期生、桂父、霍龙，到汉时的朱灵芝、阴长生、华子期、东郭延年、左慈、葛玄、郑隐；从魏晋的鲍靓、葛洪、黄野人，到唐宋的苏元朗、

轩辕集、陈楠、白玉蟾；从元明的徐子明、梁可澜，到清代的曾一贯、杜阳栋、李明彻、陈铭珪等都曾在罗浮山修道炼丹。传说中阴长生居于铁桥峰，苏元朗居于青霞谷，葛孝仙居于飞云顶，郑隐居于泉源福地，葛洪居于麻姑峰。徜徉在历史长河，众多名道士的身影把罗浮山的道教文化点缀得厚重无比。“开山祖”葛洪，曾两度南下，栖隐罗浮，优游闲养，笔耕不辍，著述极丰。他在罗浮写下了《抱朴子》等著作，既确定了我国的道教理论，又丰富了道教的思想内容，从而使罗浮山逐渐成为岭南道教名山。真所谓：“沧海桑田，葛洪从容寻道；仙风道骨，铸就罗浮文化。”

罗浮山不仅道脉源远流长、连绵不断，而且道宗清晰。中国道教是诸多道派的集合体，道教的派别，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断发生“裂变”和“聚变”，因而道派之间是复杂的。然而，万变不离其宗。罗浮山道教的脉宗主要是源于道教的金丹派和符篆派，在这原始的两大派中形成了金丹派和金丹派南宗，以及符篆派的灵宝派和全真龙门南宫派。罗浮山道教的宗派源流兼收并蓄，彼此吸取，在罗浮“神仙洞府”之中安身立命，彼此共存，打造了辉煌的罗浮道教文化。

在这样的境界，吸大山的灵气，食泉水之殷富，更能体现道教“天人合一”的元初道理和“道法自然”的宗教逻辑。罗浮山风景优美，仙境禅意，郁郁葱葱，古柏森森，给人一种飞天的感觉。这就与道教的炼丹修行、羽化升天的宗教向往相吻合。所以，自古以来，罗浮山道士云集，观庙林立，香火旺盛，被人们称为“神仙洞

府”，闻名遐迩。有诗为证：

满洞苔钱，买断风烟，笑桃花流落晴川。石楼高处，夜夜啼猿。看二更云，三更月，四更天。细草如毡，独枕空拳。与山麋、野鹿同眠。残霞未散，淡雾沈绵。是晋时人，唐时洞，汉时仙。（夏承焘等撰，《宋词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这首词，是道家葛长庚以词的形式表现他在罗浮山洞天福地修炼的体验，为典型的道教文学。但它却客观地描述了罗浮山自然风光的悠长，道人的洒脱，自然的美好和永恒，以及作者回归自然的静谧心境。

中国的道教，往往和文人的辞赋、诗画融合在一起。这方面在罗浮山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非常“道家”。

罗浮山不但是道教名山，也是佛教名山。早在东晋升平三年（359），敦煌僧人单道开为避战远离京师，进入罗浮独处茅次，仅比葛洪上罗浮山炼丹修养迟二十多年，几乎是同代人。后来，单道开卒于罗浮山舍，北宋唐庚贬惠州时曾作文《二贤赞》，这“二贤”就是一道一僧的葛洪和单道开。至南北朝，南朝梁武帝大同年间正式把佛教引上罗浮山，在山上建延祥寺，在山下建资福寺。同时景泰禅师亦结庵小石楼，卓锡为泉；隋开皇中，禅宗三祖僧畅游罗浮，度沙弥道信为四祖，付以法衣后返故居合掌而逝。因罗浮山位于岭南中部，很多进入中原传法者都寄寓此山。至盛唐，罗浮山先后兴建了十八间佛寺（入明前，罗浮山有九观十八寺二十二庵之

说），与道教平分天下，盛极一时，道士僧人云集于此，有“五百花首游罗浮”之盛会，并涌现出了一批高僧大德。

罗浮尊崇的宗教地位，不仅吸引众多善男信女顶礼膜拜，同时也有许多文人雅士登临题咏。自晋以来，不少著名的文人墨客为访求罗浮仙境，追寻葛仙遗迹，不辞千辛万苦，跋山涉水，远道而来，在神秘的罗浮山上，为之吟咏，或凿于崖，或题于壁，或见于书，或赋予诗画……

萧誉、陈尧佐、赵希婴、赵汝驭、王胄、周敦颐、陈称、陆贾、苏轼、杨万里、汤显祖、王宗沐……这些文人矫健而又浪漫的身影都曾在罗浮山的天空划过，留下经世的辞赋和歌吟。譬如陈称的《入罗浮》、陈尧佐的《罗浮图赞》、赵希婴的《见日庵记》、赵汝驭的《罗浮山行记》、汤显祖的《游罗浮山赋》、王宗沐的《游罗浮山记》等，都不约而同地赞叹了罗浮山的风物之美。

最出名、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还是北宋大文豪苏轼。他贬官到惠州，登罗浮山，置身于吐纳烟云的罗浮，观赏天地万象，体悟自然的妙谛，追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韵外之旨，心中久孕的诗兴大发。苏轼寓惠州两年，寄情于山，挥毫创作了大量诗文，为罗浮山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他吟罗浮山：“何人守蓬莱，夜半失左股。根株互连络，崖峤争吞吐。”

他饮罗浮酒：“一杯罗浮春，远饷采薇客。”

他赏罗浮梅：“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



他食罗浮荔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则更是脍炙人口，成为千古绝唱。

很多人知道，罗浮山因为有了这些风格高朗、气势博大的诗，才得以名扬天下。但人们却不知道，在苏东坡命运多舛的一生中，罗浮山一直是一个神奇的坐标。胸怀天下的儒家入世观点，归隐山野的道教隐遁思想，仗剑天涯的侠义精神，苏东坡的一生与这几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反复地羁绊纠结。就是这个“东坡居士”，桀骜不驯的做派，豪迈奔放的风格，摧枯拉朽的热情，浩荡山河的气势，都未因挫折与困顿而改变，尽管这可能是命运对苏东坡的捉弄，但他仍然谈笑风生……

还有曲江诗人余靖，潮州文人李南仲，宝安诗人陈琏，蕉岭诗人丘逢甲，惠州进士江逢辰，番禺诗人李昂英，“南园五子”中的王佐、黄哲，“南园后五子”中的欧大任、黎民表，“岭南三家”的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粤东三子”中的黄培芳，番禺进士张维屏，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康有为、梁启超等。这些名人先贤，倾情于罗浮山，跋山涉水，寻找山水之幽趣，那名篇佳作，以飘逸充盈的灵感，展现了罗浮山的优雅，描绘了罗浮山的神韵。以浓墨重彩的画卷，展示了罗浮山的美丽风采。

张维屏，字子树，号南山。他爱罗浮胜境，久居罗浮山的酥醪观，触景生情，写了一首《有酒诗》：“有酒漉漉，百年电速；渴骥奔泉，枯鱼上竹；神离绛宫，鬼瞰华屋；醉饱优倡，饥寒戚族；前堂高歌，后户低哭；

镜花春红，墓草秋绿；谁欤慧业？识字忧伏。纸蠹低功，尔蚕自缚；索米一囊，呕血一斛；老佛攢眉，上仙捧腹；与尔灵丹，并非草木；尔病自医，尔药自服；病在有求，药在无欲；大笑咽之，百骸如沐。”道出了人生如梦和无欲无求的境界。

连从未有过罗浮山的谢灵运、李白、杜甫、徐陵、李贺、刘禹锡、朱熹、陈献章、宋广业、朱彝尊等人都慕名赋诗文。李白、杜甫分别写下“余欲罗浮隐，海上同飞翻”和“结托老人星，罗浮振衰步”的名句，渴望晚年归隐罗浮。他们至少在梦中来过这充满仙风道骨的罗浮山。谢灵运有《罗浮山赋》，李贺有《罗浮山人与葛篇》，陈献章诗有《罗浮》等，这些词、赋、诗对罗浮雄奇的山水风光，描写得宛如身历，美轮美奂。李南仲的《罗浮山赋》，陈澧的《罗浮睡了》，陈恭尹的《罗浮绝顶观日出》等诗文篇章，都引人入胜。

李南仲写的《罗浮山赋》也很有意思。他不仅把这座崛起于沧溟之边的罗浮山，赞为“乃百粤群山之祖，与南岳以齐肩”，而且以极其生动简洁的语言，把此山写得出神入化。他形容山景是“开者如盖、覆者如钟；銛者如戟、转者如弓；尊者如老、卑者如童；曲者如臂、乱者如蓬；排者如掌、碧者如瞳；平者如几、圆者如笼；展者如凤、猛者如熊；睡者如虎、蟠者如龙”，真是妙不可言。

白玉蟾，这位诗画兼修一身桀骜的高道，博览群书，学问丰富，道行高深，自然笔法超然不俗，非同凡响。为人豪爽侠义，狂饮而不醉，常乘酒兴即席挥毫，所作